

白沙子全集

和川
1084
11

十一



門八和
1.084
卷 11

白沙子全集卷之四
墓誌銘表

墓誌銘



使民趨避之
以利害所在
丸得免於兵患人至今德
之公生於永樂癸未某月日卒於成化甲辰某

月日享年八十有二先是予歸自京師未抵家
前一夕夢見公
取人爲嬰孺百

朱君惟慶墓誌銘

君名惟慶字汝善桂陽外沙朱氏贈資政大夫
右都御史諱思諫之子故太子太保誠庵先生
之弟也君生三歲而孤兄弟二人同受學於掌
教凌先生某先補太保儒學生員次將補君家
扁橋衛有司以君充戍母夫人胡氏謀盡
力以贖君君奮曰男子之始生也懸弧
戍於吾何有貨以圖之不恤家恤我
心室如懸磬使吾兄朝夕憂衣食之

爲筆祝憂乎於是毅然請行至則見
遇以禮不敢以常卒伍例視之其地
責一奇奪孀婦李氏爲妻君於其夫爲
弟李氏使人告難於君斷一指以示信蠻
知禍將及亟餽金以冀免君叱以狗彘卽日以
其狀白於官捕蠻投衛獄死焉君隣盜者君知
之而未能徙盜憂不見容以所劫帛獻君從容
喻之於義火其帛盜亦感悟都指揮告其由是
重君爲人將謀進之君一不以介意而獨以母

老哀鳴一衛憐之遂得解伍以歸間奉太夫人
來廣就其兄叅議之養遇鹽商餽白金百餘不
顧而去其在困也不自畢而失守其處亨也不
藉勢以徼利其才如此與太保俱學其不遷業
於戎伍以需其成其亦可觀也夫君娶何氏生
四人恒益巽節女二人長適何紹箕次適

君生於永樂己亥十月十五日卒於成
月二十五日壽七十及君之存孫男
可琬珣琯玠瓚琿恒與諸弟卜今

葬君里之粟堆節以其狀走南
予爲請者曰太保知先生者先生以
不可乎乃序而銘之外沙之族何以名
先後著簪纓汝善可欲介以清匪我不學
困于兵搜抉幽隱爲君銘有譽於試惟我徵

李子高墓誌銘

君姓李氏諱昂字子高別號鈍齋少孤奉母王
氏孝謹處于兄弟之間上順下友宗黨稱之景
泰庚午之秋母以兵革之患客死金陵君得報

勸絕失於顛沛之初不能捐生以赴飲恨而卒
予從何宗濂跡君甚矣君之所爲不足以盡君
之心也遭時擾攘母子兄弟異處君獨以一身
周旋其間恩非不足於膝下而病於仁愛非不
足於同氣而窮於智天地鬼神臨之親戚朋友
孰不知之而終不足以釋君之心至不能
以死甚可哀也君與宗濂同邑里世居番
灣宗濂久從予游實君之子壻也與君
子珍撰述君之世次行實爲其子孫請銘

石名臣之後八世祖文溪先生忠簡公諱

宗龍圖閣待制尚書吏部侍郎考諱彥

友同里趙氏生子男一人曰元宗早卒女

適宗濂者是也孫男四人振綱振裕振安

振芳君之生以永樂甲申其卒以景泰辛未二

月二十六日年四十八是年冬十二月二十八

日葬里之金釵山趙氏祔焉狀稱君長厚恬靜

自適喜讀書手未嘗釋卷尤樂吟詠春秋致嚴

於祀事接人無親疎一以誠宗濂當不可誣也

銘曰生不足歸於天義不足何有於年烏虜子
高之心匪我銘之而誰與傳

處士陳君墓誌銘

始者郡諸生馬龍為其友陳東淵乞銘其祖父

處士忍庵之墓於我生之言曰處士居增城之

山討無聲色嗜好以亂其耳目無形勢奔走以

際無是非毀譽以干其喜戚上下原隰

便宜宜田亦田宜圃亦圃長鑱大笠往

畦稻壠之間躬樹藝自旦至暮不少休

之入以裕乃家夫處士行乎無名以能
治生爲樂事故不知老之將至敢以是
生念之將無擇於細大而畀之銘旣而
夏淵承其父永榮君之命來謁予白沙館之小
廬山精舍自冬徂春戀戀不忍別去余游匡山
東淵請執杖屨以從余旣與東淵凡所紀述令
一一錄之東淵朝夕侍我側略無一言及于銘
余益重之乃命取馬生之狀來考其世之麤可
知者始遷番禺之祖宋天聖間教授南雄儒學

因家番禺生五子曰守寧者遷增城山美村數
傳至朝奉大夫文德有女適李忠簡公文溪先
生其中子曰汝霖爲縣尉縣尉以下至處士九
世其遷仙村自文德始處士諱誠字致明質木
少言與物無競非橫之于直受之而不報故自
號曰忍庵云處士娶伍氏曰永榮者其子也一
徐禧孫男三人東淵東沂東瀾處士卒弘
申四月十三日年七十三永榮以其年冬
月某甲子葬處士于曾岡頭祖榮之左未

一善一善可稱也亦可傳也顧處士於余初
臂之交與之銘以一馬生之言猶未也豈
東淵在白沙館下能謹子弟之職事先生
于厥祖有光耶此吾所以爲處士銘也其詞曰
世無我遺安以隱爲世不我須其隱亦宜不求
異乎人不求合乎人委歲月於農圃手足胼胝
旣裕其身又以及其後昆則以彼之危易此之
安以遺之其不可也復奚疑

處士李君墓誌銘

幼而能求父書於死喪顛沛散亡之餘長而能
誦朱文公資治通鑑綱目真西山文章正宗及
他書而不以媒仕進志非不立也才非不充也
富貴貧賤愛惡之出於己非與人異也父歿於
官母挈諸孤匍匐萬里扶護來歸憂極成疴是
以不能去離左右旦夕與婦謀所以便母者母
亦痛母飯亦飯其兄慨慷嗜酒衆日之爲酒
飲或盡酒一石每出從所親飲自旦至日
醉而歸率諸卑幼逐於途或徑至飲處扶

後徐徐而隨肅肅而趨莫敢少拂其意雖
之貴窮公卿自視漠如足未嘗至公府若
者吾謂之賢不可乎此故處士嘉魚李君行
實之著於州閭吾聞其子承箕之言也李氏之
先世自江西武寧來居嘉魚至名遠仕元爲譯
史君之四世祖也大父負洪武間舉巡檢父善
教諭敘琪咸以弟官贈至通議大夫副都御史
祖母熊氏母童氏俱贈淑人君名阜字元春伯
曰陵是爲酒豪非直酒豪於義亦豪季曰田曰

郊田卽所謂貴窮公卿而以其官贈三代者也
兄弟四人相爲師友而庭無間言君娶鄧氏承
芳承箕其二子也皆舉進士有名長女適王鉅
臣次適游恢皆蒲圻儒家子承箕以今年首夏
至白沙留數月不去因得問君家世之詳君年
五十一卒葬蒲圻之某山今七年矣承箕至是
屬予以墓銘予少不樂多學老益孤世豈以文
望予何承箕所嗜與人異謹爲序而銘諸有
此匪難匪易能者謂賢不能者耻母疾子

扶兄醉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寶安林彥愈墓誌銘

君姓林氏諱彥愈字抑夫居室外種竹十數個自號曰竹齋君上世閩之莆田人有諱喬者宋紹定間爲廣州路別駕卒于官其子日新葬之寶安之茶園山因家茶園日新生慕升慕升生可久可久生茂賢茂賢生信本娶黃氏君之考妣也自別駕至君凡七世世爲茶園人君性快朗贍於才而周於事有忤之者聲色爲突然其

消也可立而待少衣食于賈賈所至勘耳目所接事好惡久之若有得者手書小紙帖示胤兒光曰樹立宜如是乃范文正畫粥長白山時事也復畀之全集曰是爲汝師居常於外見一名文字時所稱者亟手錄與光攜錢入市買書卒惟光所欲得不問值寡多光爲舉子業夜分起讀輒爲戒曰兒勿苦吾聞亥子之交血行經心設令勦形神得官於輕重計不亦左乎欲速不速不欲速速之非善爲速者也光旣領鄉薦未

卽仕來與余游君益爲喜光誅茅欖山爲脩業之所君笠屐日至視工築不少廢暇時爲光錄朱子語類至四十三卷值板本出乃已光感而歎曰父師覆育光得一日於此如得一月一月如得一年不培不暢不晦不光君聞而領之時論多弗合者君視之漠如也光旣杜門欖山同時士往往有紆青曳紫照曜閭里者親舊以其落莫告君裁君爲不省答徐呼光謂曰汝學如是欲有立卽汝能立吾啜菽飲水死瞑目矣蓋

父子間自爲知己人莫能間也君虔於事死遇宗族內外有恩接小夫孺子常情所不屑者君惟恐小拂其意治家不遺細碎庭宇必潔畚帚必親田圃樹藝之事與僮僕均勞逸身所服用非極弊不忍棄至承祭祀接賓客則儼然明盛也嘗以仲秋天日晴朗攜諸子壻暨後生可意者數輩往遊羅浮登黃龍飛雲頂坐磐石引葫蘆酌酒徜徉信宿而後返君所好奇也哉君娶游氏生二男子四女曰明者光弟也孫男一人

曰仲孺尚幼君卒之前一日植菊數本石竹二本與客行酒笑語竟夕凌晨將起就盥倏逝去實成化己亥四月二十日也春秋六十五光卜以其年十二月某日葬君于銀瓶嶺之原狀來乞銘乃序而銘之先世英自莆田少服賈困魚鹽僥弗長積乃宣誰其徵在欖山

處士容君墓誌銘

東良處士旣歿之二十八年爲今之成化十一年歲值乙未其子珪始以其墓乞銘于白沙

先生辭之曰銘以昭德考行予生也晚不及見鄉先進而今談者亦不聞鄉先進某有某事某異也惡乎銘珪以狀進予閱狀喟曰是何足以驚動世俗徼譽於鄉黨閭里耶蓋世所恒稱道者其事必有異乎其衆驟而語之可喜可愕故相與樂道而傳之也處士才不爲世用施於其家者亦曰爲子不得罪於父爲弟不得罪於兄爲父兄不虐棄其子弟云爾處士之不見稱於時宜也雖然常道如菽粟布帛時而措之如冬

裘夏裳不離人倫日用之間故道率其常者無
顯顯之形也惟夫事變生於不測智者盡謀勇
者盡力捐軀握節死生以之夫然後見其異也
而豈人之所願哉處士韜光里閭正終衽席則
其見諸銘者殆亦不過是而已茲其常也處士
姓容氏名某字某娶阮氏生四男一女處士之
生以永樂庚寅二月十九日卒時年三十九珪
率其弟珽璿璣以某年月日葬處士于三岡社
馬鞍山木已拱云銘曰伏其龍蛇逍遙雲霞

紀孝友以裕乃家于我銘者其在茲耶

朱夫人胡氏墓誌銘

夫人姓胡氏諱盧桂陽處士胡廣之女年十九
歸同邑朱氏爲誠庵先生夫人誠庵先生者故
資政大夫都御史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朱公
英也公幼而岐嶷夫人之大父芳見而異之手
捫公頂以夫人許之卒定昏焉公自游邑庠舉
進士爲監察御史歷諸大藩政績顯著至入臺
爲股肱晝爲夜思四十餘年無內顧之憂者夫

人實相之夫人之事姑也以姑爲心以心爲孝和氣蒸于一家聞從公于外常攜族孫奇奇得痢病穢不可近夫人親與湯藥夜禱于天曰諸叔祖無一後獨此孫尚存天若弗祐願吾子代之奇疾愈平居事紡績不少替旣貴猶以身率下自旦至夜分不寐以爲常謂食祿之家惟一侈易流爲之鐵簪布裙以防之男未冠女未笄不識繒帛珠翠之華者夫人教之也過蘇見故黎邗伯長子凍餒無可仰給於人爲解衣衣之

以粟周之顧謂諸子曰邗伯食二品祿足以佑其後人使其家不驕不侈不逞威而作勢以取快於目前寧有是戒之戒之夫人以勤儉成性而教其家不能者約之其視朝領一官暮取諸民作器皿宮室衣服以愚弄其妻子者何如也昔者吾嘗見公於蒼梧服食不踰常人語予曰吾在於得已雖一錢惜之而不以病民吾入其室神爽頓清便如向夜入三洲巖秉燭讀蘇子瞻題名陶長官不以家累自隨公舍人自桂陽

來者老蒼頭一人而已是謂有之不居得而不
爲吾以觀於夫人事往往槩之公不約而同殆
天合也夫人居家事小大處之咸宜至臨大利
害決大去就矻然以身當之尤人之所難也正
統己巳盜起閩浙間公以名御史治盜留夫人
於北京時 英宗北狩未返虜騎將薄都城或
謂夫人盍去諸夫人面叱之召諸子前曰虜何
能爲設有不幸臣爲君死義也奈何去之夫人
先後累受 誥封至夫人揆於德真無愧也夫

子五人守孚守頤守謙守蒙守賁守孚舉進士
歷官刑部郎中先夫人一年卒守頤守謙未仕
守蒙領鄉薦守賁生員側室徐氏出也夫人一
視之二女皆適官人及夫人之存孫男十五人
女六人曾孫男五人女二人夫人生永樂某年
其卒以成化某年壽七十三是年十月甲子守
熙等葬夫人於高陂祔公墓也以狀來請銘銘
曰德之愛孰與色之愛奈何乎配身之華孰與
後之華奈何乎家醜之旣良家道用昌乃天錫

之祥蘭桂承芳以世其光繁夫人之澤兮百世
可忘歸骨於高陂兮永與公同藏

何廷矩母周氏墓誌銘

成化八年壬辰四月日番禺何廷矩之母卒卜
以其年冬十二月某甲子塋邑之永泰鄉石馬
山祔其親之兆廷矩先事告伯兄廷桂以狀走
白沙來請銘廷矩在諸生中齒長而賢首率諸
生事余余懼與廷矩比諸生咸進曰是生廷矩
者也非是母不生是子徵賢母也子宜以其賢

銘予乃閱狀母姓周氏諱某番禺人福建都司
都事君諱普敬之女澤庵何先生諱淵之妻性
孝敏勤恕始辭襁褓得一果必以獻諸母事鍼
縷刀尺巧不俟教絕人臨事恪而有法勞不厭
也博愛而善喻人不待矯而至也年若干歸何
爲冢婦愛舅姑如愛父母奉賓客如奉祭祀雖
居流離未嘗窘戚爲滅裂平居處於娣姒得娣
姒處於媵侍得媵侍處於族親無貴賤內外尊
卑賢否咸宜故視其疾者無不憂哭其死者無

不哀也自澤庵歿專家政至是若干年而終春秋七十二子皆已出二女皆已有歸始新喻胡公以按察僉事提調學校嶺南廷矩爲郡學生員以文行見器重及秋將試廷矩一旦謝去公弗能止親舊欲其仕進羣來譁廷矩廷矩閉門拒之有讓其母謝曰兒削行爲君子耳吾何尤廷矩倍益厲若負重進進不敢爲少懈母之訓使然也嗚呼賢哉銘曰昔有尹母和靖實賢今有廷矩豈無母焉卓彼兩母輝光後先我銘其

墓以永於傳

王徐墓誌銘

君姓王氏名徐字行安別號藻軒莆之耕垧里人也自其先大父舜臣父師佩至君連三世不仕而豐其家君孝友和樂與弟行陽居四十餘載囊無私蓄撫養孤遺以嫁以娶則視諸從昆弟所生同於已子凶歲貸貧者粟傾廩倒困而出粟雖多不以息歸在親舊者不責償而凡公私勸借助修壇宇津梁陂河水利君亦往往有

焉其所濟大者數百金非之弗計也有司以聞
官給冠帶榮之君平居不尚爲山林落莫勝日
置酒邀賓客飲於臺池社院酣歌徜徉其所與
游者率時之貴人耳君既卒大理評事黃君仲
昭狀君之事如此云君兩娶李氏四子某某舉
進士未第而卒五女皆適縉紳家君生永樂丁
酉卒之時年七十二將以某年月塋某山某原
惠州別駕林君仲璧以大理之狀爲致其孤之
懇乞銘於予屢辭而屢復別駕卒與予書曰必

得先生銘以報王君於地下別駕則誠愛君矣
寧不愛吾言乎向夕吾夢與人謳髣髴記之其
辭曰富而居畝畝體便輕暖口足甘肥左右僮
僕隨意指揮騎欵段坐藍輿出入閭里施施親
友相遇飲酒忘歸縱觀山雲水月魚沉鳥飛引
滿高歌吹竹彈絲以相諧嬉過此以往舉無所
用其心黜陟不聞理亂不知老死巖穴之間蓋
福人也賢於世之患得患失者多矣吾猶爲子孫
願之其王君之謂乎以是銘君之墓至當尚奚言

漁讀居士墓誌銘

何氏世居番禺之沙灣當宣德正統間有號漁
讀居士者名貞字紹元取適於漁常讀書遇良
夜皓魄當空水天上下一色居士手持竿線呼
童冠三五高歌走舫艇遨嬉于江歸則焚香佔
畢坐牖下吟哦過夜分不寐以爲常尤喜飲酒
子弟取杜詩之可歌者爲越聲歌以侑觴居士
頽然真率從之飲者孔伯平胡孟時吳侃王子
儒皆鄉之名士非四人之儔者弗與飲焉景泰

己巳之秋盜起南海東西亘數百里沒于賊居
士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王師至討叛玉石俱焚
始爲請于官持檄至鍾村鎮招之全活甚衆沙
灣人至今德之居士行必顧義言必顧道將屬
續猶顧諸子申以平日之誨言曰吾世宦之後
族大以蕃勿倂以高寧儉而卑忠信基之禮義
行之親賢取善佞者遠之培之植之勿替書詩
先其義後其利薄已而厚彼廣積而約費惟家
廟之奉墳域之治賓師之養寡弱之施則致隆

而不可復惜俾子孫承守世世而勿以淫侈壞之則何氏之福與家法並傳無涯矣語已而卒居士生洪武戊寅卒之時天順己卯六月十六日也六世祖諱起龍仕宋官至太常大卿考諱志明妣趙氏初娶三山崔氏清獻公七世孫也生子男六人浩瀚淳淑瀨沂女二人繼室簡氏楊氏無子崔氏先居士二十年卒葬里之羅山六子奉居士柩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二日合葬其地儷兩繼室焉成化歲丙申瀨始至白沙從

予游又七年壬寅夏五月乃以其狀來乞銘銘曰世之昧昧奔名與利有卓其英以不混世或貴而賤或賤而貴揮觴以爲適投竿以爲戲故不知老之將至

馬甘泉墓銘

宋有名馬其名甚大衛公得之空羣莫駕九世曰積育德于野一本於身祖德勿舍今其歸矣附于馬灑我則銘之後有興者

陳冕墓銘

伯道有子劉蕢登科責報於天所得幾何邁邁
子文蹈此高墳我銘爲子顯於干春

志孫杙壙

成化丙午之歲秋九月七日景易之婦苑氏生
次孫以周易筮之得渙之比占曰渙奔其杙悔
亾因以杙名之明年春夏之間疫作里中之兒
十五亾于疹杙朝病夕愈面光射人見者咸驚
其異未幾婦攜杙如外氏得疾將歸俄而風雨
暴至連數日不止比歸瘵弗及張目視左右淚

潛然下如不忍捨其母然少頃遂絕七月十六
日也杙生質異常兒清揚婉兮太夫人撫之喜
曰似其祖又熟察其寢興啼笑蚤夜之有常曰
無不似天畀我杙將恤我後我固無以活之痛
哉是月己丑葬白沙菡園岡冢婦梁氏墓左志
其壙以畢予哀云生之異保之未至愧極生哀
哀極生媿何以寫之爲壙記

封燕山左衛經歷張公墓表

公諱子真字伯大姓張氏家南海之西澹村自

西澹鼓枕並南下得風水之便其至白沙一日耳余嘗聞公於番禺李禎德孚曰有行人少力田給數口無贏衣食不爲耻晚歲旣家裕又以其子官徵仕郎贈燕山左衛經歷公不色喜自奉養儉約如歷田時對鄉人輒自稱姓名以語篋命服不以新易故葛巾布裘曰吾素性乃爾卽不爾吾敢忘吾初故公之度大一鄉一鄉人咸嗟以爲有德余聞士不耻賤貧雖富貴而弗論則不失義不離道入於患得患失碌碌爲鄙

夫以是考公之迹而揆其所用心謂其無以異於今之人則吾不信也公積於家者厚矣余特表其大節以爲世勸公以農業起家故自號曰稼軒示有初也葬西淋鄉之某原望之木已拱高其封若馬鬣題曰燕山左衛經歷者公之墓也考諱可達背公於娠鞠公于外氏以成者公之妣梁也生于洪武巳酉卒天順辛巳壽九十有三妻何氏子男五長者某徵仕郎也次某某孫男八屬於余以表公之墓者徵仕郎所出丙戌

羅倫榜進士泰也近以宰沙陽政最被 徵時
徵者類有御史之拜云

祭文

禱雨祭五方土神文代丁知縣作

六月不雨田苗將槁愆伏爲災孰非天造探殃
所由誰實召諸惟令不令斯民何辜神不宥過
某敢辭死願沛甘澤以綏赤子

禱雨告各神文代丁知縣作

邗有常祀祀爲邗主食民知報罔間今古神宜

惠民民實賴之彌月不雨苗則槁而某忝爲令
我民是軫敬祈神休蘇我民窘

謝雨文代丁知縣作

今令所急者簿書期會而已政教不修何以爲
邑徒食七品之祿以在民上安能使陰陽和風
雨時乎故若某者履任以來未及一載惟不能
修厥職而亢旱是憂幸賴天地神靈憫民之窮
降茲甘澤誠欣誠荷謹具牲醴用答神賜惟神
尚終惠之使永有年

祭大忠祠文代丁知縣作
儼其堂堂沛其洋洋是謂正氣至大至剛上有
青天下有黃壤不亾者存薰蒿悽愴維茲仲春
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尚享

祭菊坡像文

先生宋代之名臣吾鄉之前哲卷舒太空之雲
表裏秋潭之月淮蜀委之而有餘凝丞尊之而
不屑故能效力於當年而全身於晚節倚歟先
生挺生南越廣厚深沉清通朗徹藐予區區心

馳夢謁稽首丹青點茲頑鐵庶幾百年不遠途
轍秋菊之芳寒泉之冽奚而薦之用表貞潔

祭先妣林夫人文

維弘治十年歲次丁巳冬十月己巳朔越廿又
一月己丑孝子陳某敢昭告先妣林氏夫人友
人刑部主事蘭谿姜麟肅具香一束帛一端俾
告夫人之墓焚之以表哀慕之誠謹以茶酒時
饌用申虔告

祭先師康齋墓文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十一月日門人新會
陳某被徵赴闕道出劔江謹具牲醴告于先
師聘君康齋先生之墓曰於乎元氣之在天地
猶其在人之身盛則耳目聰明四體常春其在
天地則庶物咸亨太和細縵先生之生孕三光
之精鍾河嶽之英其當皇明一代元氣之淳
乎始焉知聖人之可學而至也則因純公之言
而發軔既而信師道之必尊而立也則守伊川
之法以迪人此先生所以奮起之勇擔當之力

而自况於豪傑之倫也先生之教不躡等由涵
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依仁下學上達日新
又新啓勿助勿忘之訓則有見於鳶魚之飛躍
悟無聲無臭之妙則自得乎太極之渾淪弟子
在門墻者幾人尚未足以窺其闕域彼丹青人
物者或未暇深考其故而徒摘其一二近似之
跡描畫之又焉足以盡先生之神某也生長東
南樞趨日少三十而後立志五十而未聞道今
也欲就而正諸而悲不及先生之存先生有知

尚鑑斯文尚享

祭太子少保朱公誠庵先生文代陶廉憲
作

烏虜公不爲矯矯亢亢以要譽於衆口而其端
方儉約以事乎其 upper 者足以爲忠不爲烈烈轟
轟以震耀於當世而其清靜簡易以臨乎其下
者足以爲功昔者兩廣盜賊充斥自西而東韓
公率師擣穴攘兇兵由義勝民以盜窮公來繼
之以守易攻陰慘陽舒相爲始終甚矣公之厚

於民而薄於躬也一食之費必計曰民其不聊
生一役之興必計曰民其不堪命故人之遂其
生養者若赤子之慕慈母人之免於塗炭者若
枯槁之遇春風某奉韓律未弛我弓公曰撫之
敢爲異同知我任我實惟兩公

天子以公久勞於外還公於朝齒雖落而志則
雄食雖少而神則充於是乎竭股肱之力而効
臣鄰之職旁引善類以扶天地之元氣大明公
道以壽國家之命脉士以此望於公公亦以此

自期胡天之不憖遺俾公之功著於四方者雖成乎昭昭之美而公之忠奮于

廟堂者未底乎赫赫之隆烏瘁哀哉尚饗

祭誠庵先生文

維成化二十二年歲次丙午冬十二月壬申朔越初八日巳卯門人翰林院檢討古岡陳獻章謹具牲醴粢盛庶品遣子陳景雲致祭于誠庵老先生太子少保朱公之靈曰於乎昔我抱病造公戎府公曰時哉毋戀衡宇賢才用世小大

